

东北女人的巧手活

□ 谭秀平

在过去缺吃少穿的年代里,女人们渴望给生活增加色彩,为家人带来希望。她们一不等、二不靠、三不要,硬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创造出来许多用途广泛、流传久远的生活用具。比如打火盆、钉盖帘、扎鸡毛掸子等,其中打纸盆也是她们的发明创造之一。

说起打纸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积攒废纸这一块就得几年时间。纸盆是生活中废弃的纸壳、烟盒、牛皮纸、包装纸、窗户纸、扑克牌、书本、报纸等废旧纸张加工而成。这些纸中属纸壳、包装纸、窗户纸最为粗糙,因此打纸盆的时候尽量少放,以免打出的盆子粗糙又不结实。

打纸盆多数选择在春秋风干燥的时节,这时候打出的纸盆不易返潮而且耐用。女人闲暇时把废纸撕成碎片装进大瓦盆里,放上足够的水浸泡,每天用木棒翻搅几次。泡透了用手搓碎继续浸泡,直到完全变成纸浆后,用笊篱捞出放在屉布上,把水控干之后放进盆里。再把适量的苞米面糨糊或苞米碴子粥的饭汤,一点点倒在盆里揉搓均匀。纸浆的干稀度一定要掌握好——纸胎干了纸浆之间不能充分粘合,打出的纸盆包边棱不规整,纸胎稀了打出来的盆子咧咧歪歪不挺实。

纸胎和好了,根据自己想

要纸盆的大小深浅选择饭盆做模具,先把盆子倒扣在一块平整的木板上,向盆子外边一层一层均匀地拍纸浆,纸盆的厚度要看盛装重物的大小或轻重而定,一般一厘米或再厚一点都可以。够一定厚度了就用碗叉或饭勺子的凸面打磨光滑,放在背阴坡阴干,大约半干的时候,再用碗叉或勺子继续打磨。待纸浆干透了,纸盆自然与模具脱落。

根据同样的原理,女人们还打出了纸缸和纸坛子。打纸缸就用缸做模具,打稍微大一点的缸用大缸做模具,打小缸用小缸做模具。相对来说打纸坛子要麻烦一些,坛子口和底部面积小,模具是怎么取出来的呢?聪明要强的女人们,在坛子的外层拍完纸浆后,用尖刀将纸坛子划成两半。干了之后拿下来,再用细麻绳缝合好。就这样,一双双巧手打造出和真坛子一模一样的纸坛子。

大大小小的纸盆、纸缸、纸坛子制作好了,接下来女人们就开始裱糊了。首先用布条把盆口糊一圈,然后用牛皮纸裱糊底层,再用大白纸里外糊几层,待盆子里外表面光滑为止。早些时候讲究的是物件美观耐用,不仅以耐用为主,女人各有各的审美观,因此裱糊出来的器物也都不尽相同。有的用大红纸剪团花、高粱穗、谷穗、麦穗,帖在纸缸

壁上,期望五谷丰登;有的用毛笔在盆沿画上云纹和万字,中间画上猪马牛羊、鸡鸭鹅狗,祈盼六畜兴旺;有的画石榴、莲花、蝙蝠,象征多子多孙,时日丰盈。有条件的人家裱糊之后再涂上一层油漆,油光锃亮养眼好看。也有人在器物表面贴上棚纸、洋烟盒纸、罐头商标、各色糖纸等,花花绿绿格外招人喜爱。

这一件件装裱精美的器物,有的用来装米面,有的装蔬菜种子,有的装鸡鸭蛋,有的当针线筐或烟管箩。它们无论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都是一道绝美的风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喜庆和美好。

由于纸器是用纸和浆糊制做而成,最怕潮湿,使用的时候要放在炕上或柜盖等干爽的地方。开春或伏天要适当拿到外边晒太阳,晒到用手一敲空空作响才能经久耐用。

每年临近春节,细心的女人都要找个色彩鲜艳的纸重新裱糊一番,不仅以此增加纸器的厚度,也让居室装扮一新,为节日增添喜气。尽管这些年家家生活都不富足,但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纸容器,却成为农家主妇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与之相伴度过数载农耕岁月。在女主人的精心保存呵护下,成为家之宝,至少能流传好几代人。

月下独吟 (外一首)

□ 李海军

孤独地走在雪地里	岁月
有月的夜晚	日历的最后一页
踩雪“吱吱”	是留白的
声响清脆	它将一年的光阴收拢
月亮洒下清冷的银晖	阳光的复合色
	是白
冬天的到来	雪的晶莹
以特有的仪式	是白
一场雪	生命的痕迹
雪的花瓣被撕碎,散落	更加苍白
这只是序曲	这白色
还有更多的到来	将一切都收起了
在路上	
月光和声音被收藏	然而
生命也被收藏	这白色里
天地一片寂静	又将诞生一切
月的光华和雪的柔洁	走在路上的春风
交织在一起	不曾经历的风雨彩虹
任由它们抚摸	还有成长的骨骼
我的肌肤和灵魂	期待着的坎坷
于是我继续前行	
握住月光	这白色
融入了雪里	定会释放出绚丽色彩

说。在我的印象中,她如仙女一般,平时我们谈论生命,她总是带着些许排斥,当中又有不服的口气,我们耐心听她讲话,心里想着,还是个怪可爱的老顽童。

如今,狗尾草在村庄里不常见了,也再找不到原来那棵树下那群人了。但细嗅,我总是能闻到她们依然存在的气息,带我走出村庄,寻找下一片有光亮的地方。

他们会谈论什么呢?是在谈论年轻时的热血往事,谈论年老时对生命自发的感悟?他们要谈的是人的道理,还是大自然的道理?仿佛都会有。

人们要花很长时间去接受一个人的离去。

前些年姥姥悄悄地离开了,那些天她一句话也没

莠草的乡愁

□ 丁爽

实际上,就是宝藏。我们蹲在姥姥的周围,她像是在变魔法,将一根根狗尾草编织成看似生命力旺盛的“兔子”。

这些,是她人生的消磨中学会的,但同时,她也悄悄地对我们的乡愁编织进去了,扎根泥土的乡愁。

狗尾草一年又一年地生长、迭代。人们总想换个地方,长长见识。狗尾草不行,它待在这,便一生都留在了这里。

在历史中,人们太渺小,

想要拿上一把锄头,砍断一片杂草,虽然我们知以往一直有人在做这事,只是低头继续做,因为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能让一棵树长得高大的地方,自然也能让人变得有活力。我记得那个地方,随即,独属于我的寂静便到来了。

关于狗尾草的事情,在多数人心里,早就结束了。

住在房子里的人,都被风吹旧了。

一群老人居住在那里,

一片地,满是狗尾草。狗尾草,也叫莠草。

在春天,萌了芽;在夏天,肆意生长;在秋天,泛了黄;在冬天,被风吹折。它总要遵从天道,顺乎自然生,又顺乎自然死。据史料记载,狗尾草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狗尾草的全草、花穗、根和种子均可入药。

记得6岁时,故乡的村庄里,只有红墙绿瓦和满地野草,还有巷口一棵高大的银杏树。老人们并不会相约去那个地方,却总是稀里糊涂地聚在那里,好像他们本就属于那儿。姥姥常坐在那个地方,用狗尾草编戒指。

狗尾草编的草戒指,像是一首抒情的短诗。

姥姥总会摘路边的几株狗尾草,又招呼我们过去,我们以为是要见到宝藏,

地
黑土地

吉林农村报

广告刊登热线

0431-80563797